

暉先生論著小說選集

下古今談

暉先生題



憶戊戌變法之際，朝官御寺觀爲學校，當時之輿論不相入。曾見一
賣菜男子，攘臂怒目，抗論於市人曰：「寺觀爲從古所有，烏可變
廢者！」嗚呼！從古所有，豈獨寺觀？攘臂怒目，爲從古所有爭者，
豈獨賣菜男子？故舊而誠一者，非必有所緣，坐解從古所有誤耳。
不則，賣菜男子，於寺觀爲風馬牛，攘其臂，怒其目，胡爲其不
憚煩？其實大宇之內，時時相似而不同，必無從古所有之一物。古
之爲義，對今而立，彈指之頃，以正彈指時爲今，則未彈指時可古
，惟其如此，故吾人論古之心量，爲廣爲狹，可以遠不相倫。假若
賣菜男子，亦如老學究，能稍通史事，縱彼有所憾，並可爲寺觀
左袒，然必不肯言從古所有。極從古所有之弊害，其可得而盡言。

我生五十載，正所謂一彈指之頃；顧在前二十年，吾耳吾目，驚惶
喜訝，以爲創有者，竊窺今日青年之態度，淡然漠然，早視爲從古
所有，習焉相忘。有不然者，止少數沃閭父兄之提命，及多諸斷爛
國聞記載者耳。夫曰從古所有，若寺觀類者，輕尙尙少。設或推諸
庶事，以強者馮陵之權利，爲從古所有；或以弱者奴隸之義務，亦
妄爲從古所有；則優劣之天演忽焉而行乎其間，由微之著，爲存爲
亡，禍福大矣。雖然二十年之短時，或有成非有，尙不能無所提
命，無所記載，則求賣菜男子，能得老學究之智識，一部十七史雖
繁，不能不從頭說起。因是，去歲消夏，卽思以無足重輕之文章，
成一中國六千年史談之小說。旣而乃悟老學究誠較遙遠，必不可曾
寺觀爲從古所有，然彼仍不能與知於寺觀與學校之得失，適與賣菜
男子，表裏相左相者，其蔽卽蔽於以六千年所有，亦稱從古所有而

已。故徵與今之青年，上下於古今，將進之以六千年之近古者，必且先述之以六千年以前之遠古。天人之際，鑒而可漸者。無論爲宇宙，爲星辰，爲日月，皆一一窮其構造，著其系統，是卽所以說明六千年之由來，先使知六合內外，事事物物，無所謂從古所有，此無量數世界變相四卷，所由先史談而脫稿。且萬物交於吾前，又有所謂向來如此之一說，此卽吾人瞻濬於大氣，俯仰於雲物，莫不以爲兩間之現象，無非向來如此。向來如此者，其義猶夫從古所有，而不知風雲雷雨等等，亦卽無數變相中之一境，故從其顯而遺述之，並以其何以如此，亦不欲使人習於向來如此之故兒，適以堅其從古所有之信仰而已。四卷旣就，且取與吾黨青年上下於古今之義，名之曰上下古今談。以此四卷之演述無量數世界變相者爲前編，他日六千年中國史談續演畢，卽以爲後編。辛亥閏月談天老人叙。

上下古今談目錄（一名無量數世界變相）

卷一

第一回 滿壁圖書京官遭害

兩番海陸水手環游

第二回 畫地球半個向半個

尊孔教知之爲知之

第三回 鬼神萬變縮爲良心

星斗滿天合成吸力

第四回 論吸力兩類分六種

算空氣一寸十五斤

第五回 倫敦戲法說明真空

紐約電報證定時差

卷二

第六回 新學問太陽開黑幕

全日局八曜盤重規

第七回 或遠或近窮於計數

語大語小無可實言

第八回

望遠鏡先登荷爾市

寫真術創始協南鐵

第九回

斗轉參橫代表天體

五光十色窮究原料

第十回

定實力宇宙一以太

說久暫古今變須臾

卷三

第十二回

成氣四類各分系統

積年三稀鑒造答賜

第十三回

量黑斑太陽生旋轉

重日至歷意合東西

第十四回

暑往寒來奔南走北

月盈日昃捉影吹聲

第十五回

分月陰附星供清玩

激電潮大發發機槍

第十六回

隕鐵橫飛流星補漢

水銀低降天氣高寒

卷四

第十七回

熱空氣南北揚威風

濕灰塵陰晴寫雲物

第十八回

琥珀留名迅雷洩色

磁電交感新器燈燭

第十八回

驗人迹曬火鑿溝渠

徵實地月球分嶺海

第十九回

變統大羣地成層石

物比太古迹始原生

第二十回

結煤林高原聚動植

造石器人類判靈蠢

上下古今談 卷一

吳敬恆稚暉演詞

第一回 滿壁圖書京官遭害 兩番海陸水手環游

話說在北京義和團正鬧得翻天倒海的時候，離開京城六七十里，有個馮家莊，是北通州該管。莊上約有三四十戶人家，靠着運糧河居住，雖無籬笆都是蘆柴織的，屋瓦都是蘆草編的，然而兩邊是參差差差的樹木，每家是整齊齊齊的窗戶，中間還有一座高高的瓦房，砌着厚厚兒的黃石牆，便是一個關帝廟。照此輪景，在北方也就算得上是一個中等村莊。內中有一位青年秀才，姓馮名國元，表字伯始，多年在北京一個廣東京官吏部主事王英驥曼卿的宅中讀。那位王吏部單生一女，取名繼英，雖年紀不過一十二歲，却已讀得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因為王曼卿吏部，本來是一個廣東有名的讀書人，

他的新舊學問，在中國讀書人中間，都是數一數二。他親自揀選了書本，請馮先生把女兒課讀。馮秀才雖生長北方，却並不是一個迂腐騰騰的少年，比起鄉裡但聽得詩云子曰，毫不知天東地面的秀才，是全然不同。他佩服他老東是一個高才博學，所以將老東揀選的書本，且教且學，教得分外認真，故只位繼其小姐，也就格外受益。馮先生自己有了只數年的教讀經驗，也變了一個透新的人物。他們賓東師弟之間，相得自不必說。可惜當時北京的大官，大半是酸氣直沖，都以為天下止有十八省，世界並無五大洲；平日恨極了幾個外國人，想把他們在北京一網打盡，便可以永無洋害，就弄出了義和團的一場禍天大禍。論起他們的心願，原也是含着一團怨氣；惟論起他們的見識，直截是像了一個小孩；所以性命是送去幾百萬條，銀子是賠着四五百兆，還落得世界上人，都說中國人到底沒有教化，是個野蠻。只一湯傷心入骨的窮禍，橫豎列位看官們自然是永世不忘，現在也不必細說。但表一日馮伯始秀才，正在書房裏，與王繼英小姐講書，忽然家人郝亞四攔門而進，奔得滿頭發汗，急得兩眼流淚，說老爺是凶多吉少，請師爺與小姐，速速逃避。繼英到底年輕，一聽此言，駭得不言不語。王先生還能心定，急問亞四，因何如此說法？亞四不能回答，但扯着小姐，推着先生，求他們避到巷口范翰林

家，再行細算。於是馮先生也老大着慌，只好扶着繇英小姐，跟了亞四，急急忙忙的奔向范翰林宅內。只條椿樹胡同，一向僻靜，所以三人奔逃之際，道上幸喜沒有遇着半個人影。亞四也是廣東人，應籍香山，年紀五十餘歲，乃王家的一個老僕，王是繇素侄。他夫人在女兒繇英六歲時亡過，不曾續娶，帶了一女一僕，在京供職。那范翰林官名憲行，號介庵，福建漳州府人氏，與王吏部爲同年好友。寓中止有一位夫人，從福建帶出一個婢女，叫做春桃，平日噴柴米，買針線，俱着使喚。范翰林出門拜客，便偕着亞四去跟隨，所以亞四在范宅，時常直出直進，好像自己主人家中一般。此時三人踉蹌奔進，范翰林正在客座的一間，與夫人閒講，見此情形，大家莫名其妙。亞四方帶衆的訴說道：「今天早上，隨了老爺，要往大柵欄一帶，打聽義和團鬧壇的光景，到底鬧到了什麼田地。當着穿過琉璃廠的時節，已經沿路盡是團友，與昨日的情景，大不相同。正要轉入廊房胡同，忽見我們會館裏從前歇去的廚子，叫做老李，對着幾個團友，鬼頭鬼腦，說了許多話，一逛就不見了。我們又走了幾十步，便有兩個狠狠的團友，將老爺一把拉住，說『你的寓中，懸掛着許多洋人的天文地理，明明是暗進洋教，私通外國，的確確是一個二毛子，理當押入大柵欄總壇，聽候大師兄發落』。老爺正要分辯，

已被他們夾着了，如飛的跑向西邊而去。我很快，躲入人叢，老李也不大記得我，不會被他們認出是老爺的跟人。但問許多朋友說：「做了中國的官，講着洋人的教，真了不得了！不得了！這就是住在椿樹胡同的吏都主事王英。閒說他家還有一個古怪的先生，一個妖精的女兒。那小娃不過十一二歲，時常到他會館裏，開口閉口，都講洋話；叫着那地皮，叫做地球；叫着那太陽，叫做恆星；諸如此類，我們一些不懂，一派的天主教氣。這王英自然免不了當他一個大大的二毛子處辦，恐怕他們的先生同女兒，也是斬草除根的爲妙。」我聽到此處，就一溜煙的跑了回來，請師爺與小姐暫時逃避。因爲不多一刻，國友必要到來。明明明是去學老爺在會館裏值年，老李歇工的時候，受了老爺幾句訓勉，現在他在其中做鬼。」當時衆人聽了亞四的一番語重，自然慌的慌，哭的哭，一面說法打聽，一面商量逃走。過了一宵，方打聽得王曼卿吏部已經遭害，王宅宅上當夜早已由老李領了一班如狼如虎的義和團，抄掠一空。幸虧范翰林是一個福建的京官，老李並不知道王吏部與他有什麼交情，所以止有幾個王吏部的番禺同鄉，借了搜尋繼英的題目，也被老李領着義和團，吵得一個落花流水。然當日京城裏的亂象，一天不是二天，范翰林本來也存紮不住，要想回國避難，順便又可將繼英送交他外祖母收着。因

爲他的外祖母，隨着兒子，在上海英租界上，開設一間大大的洋貨貨鋪。到了第三天，還是馮先生扮做賣貨人，去弄了一個做乾果鋪生意的表兄，叫做張少雲；他雖然是一個山南祁縣人，却因他們的分館，通州、天津、處處都有，所以一條通州的道上，車夫船戶，都認識張掌櫃是一個誠實的經紀人。他就是馮伯始給娘的兒子，家中父母雙亡，三十歲尚未娶妻，與他表弟一般，都是一個獨身。其時車船都已難雇，幸虧張掌櫃請了雇了騾車三輛：一輛是范翰林坐着，車中裝了三箱值錢的細軟，馮四跨在車沿；一輛是范夫人與繼英小姐坐在中間，春桃捧着車門而坐；——可憐繼英是終日哭泣，三天沒有吃飯，范夫人是做着他的母親一般，十分的撫摩他安慰他；——一輛是馮先生與他表兄張掌櫃坐着；張掌櫃恰恰受了舖主的吩咐，要往天津打聽他們舖店街的分店，到底被婆和團練了沒有，因此馮伯始便帶他同行，可以一路幫着他保護。全黨只認張掌櫃在前而隨道，所有沿路把壇的錢和糧，處處皆有相熟之人，聽說他是領着舖主的親戚，口口聲聲通州，竟就一處都不曾留難。到了通州，剛剛遇着馮先生鄉村的親戚，有一條小船，空泊在那裏，且急忙告訴伯始道：「你同莊上那個孤姓的老鄭，平日受着姓馮的白眼，現在投入前和國，你家的叔父，已經逃往保定，老鄭正候着信，說你一定是個歸義的。」

伯始本想先過馮家莊，請大家歇下，候着他表兄天津的信息，若風潮可以平定，即可免得范翰林一家南去，就可由他與亞四二人，慢慢的將織英伴回上海。他是從戊戌那一年，便有了心思，要往上海看看那維新黨的光景，還希望一個人到日本留學。現在得了這個消息，已是回家不得；且知道京外的風潮，也是緊急，恐天津是格外的稀繃，要從海道走往南方，必定趕緊爲上，就央求他親戚的小船，載着車子上卸下來的口箱籠，買了些柴米油鹽，急急忙忙的連夜開船。那船老板是熟慣不過，風水剛剛順利，夜間經過馮家莊，馮先生在蘆棚的縫裏向岸上探看，黑洞洞也看不出什麼，只見那關帝廟的屋脊，隱隱清清，顯出一條黑影，心上就老大的逛了一逛，對着張雲橫說：「馮家莊上，張雲橫點了一點頭，繼英搶着要看，已是一些影子也沒有的了。淌了一夜，又是半天，已經附近了天津。約有四五條差不多大的船，連接在前面；又有三條船是上水的；內中有一條，便是船家兄弟所使。他兄弟對着哥哥道：「天津的光景，簡直危急得利害，前天從東門一直燒上個店街，已經片瓦不存。從此開再下去兩里地，昨天是與我們同行的船，三條都被搜着，活洗了好幾個南邊人，閒說都是二毛子。今天團友是都去攻打洋衙，三叉口一帶，勉強可以冒險的過去；你們若要下大沽去上洋船，終恐有些危險。如

吳剛剛能遇着洋人的小火輪出去，他們有洋兵保護，跟了同行，或者可以去得了大清，到底去得了去不了，那就說不定。」那船老板聽了兄弟的話，既有一些害怕；又恐遲了，也回不來。張兄櫃聽說鍋店街燒得片瓦不存，眼見得那裏的分鋪，早已變爲灰燼，便想搭了船家兄弟的來船，仍舊回到京城；然又恐京城也是亂得了不得，就一時沒有主意。此時却是范翰林拿定了主意，就說道：「馮先生此去，南中舉目無親，也不免寂寞，張兄既無家室，又與馮先生是親愛的表兄弟，當此荒荒亂世，大家就該多出遠門，也了一些中國人足不出戶的習慣，便可以知世界上種種不同的光景。兄弟有個姊丈，祖傳了一個海鮮公司，裝運閩廣雜貨，跟着南洋各島的海貨，在上海批發。張兄如不厭棄，那本是張兄的本業，兄弟可以向公司引薦，有機會，還好到南洋去看看。倘使今天冒險的下了一大劫，兄弟料定只幾天之內，正有招商輪船開行，那便是大家的天幸。船若真如回不回來，好在你們船上止有三個人，何不益發棄了只小船，也往上海走一遭。情願到那海鮮公司的沙船上去做事，止要說一聲，就可以成功。在洋裏跑跑，也可以生起一點邱壑，比着在內河撻條小船，成年的不苦不甜，終得強些。」馮先生聽了范翰林一番議論，高興得了不得，先勸張少雲一定如此辦法。少雲既與伯伯是零零丁丁的兩中表，

相就相依，不忍分離；並且在京城裏的時候，常聽着伯鸞的談話，也有遠游之志；就不再細想，對着范翰林，允許同行。原來只船老板，姓賈名天義，兄弟五人，他是老二；與獨先生莊上的本家，世代有親，年紀三十五歲，他立志不要老妻，平日在通州天津，上上下下，見了許多的奇怪人物，便不相信只世界有多少大小，原想出門去搜括一次，料也無此機會，這索罷了。現在聽着范翰林說得親切有味，恰正觸動了舊想；惟那兩對夥計，都是老鈍無用，他就馬上打發他們，過到兄弟老四的船上，又囑付了老四許多說話，鼓着勇氣，使足了破篷，直向三叉河行去。經過鐵橋，看着鍋店街一帶的瓦屑堆，還處處出煙；鐵橋西邊，略有幾個老弱的義和團，跑來跑去。彼等看見船上張馬二人，都是本地經紀人模樣，賈老二第一個向他們招手，張馬二人會意，也就舉手招呼，好像是一道喜的一般。說時遲，那時快；早已溜入下河，逼近洋街；正有滿滿載着幾百人的兩個小火輪，離開有一箭之遙。范翰林的朋友，在水師學堂當委員的，也護着家眷，在後面一個小火輪的棚下。范翰林眼快，在艙內見了，隨即到艙口叫喚，遠遠彼此相招。洋兵正要更鋪棚頂，見此情形，便知道也是避難之人，不來詰問。那朋友與小火輪的船主，頗有交情，且船上認識范翰林的很多，就連忙討了一根大索，擲向范翰林船，賈

老二飛快的接着，扣住在將軍柱上，呼呼的不到半天，早已到了大沽。剛剛招商局的海宴輪船，在本晚半夜出口，范翰林先託朋友把男女七個人的船票買定。買二等大家一齊上了海宴船，就把他的小船，送到一個素來熟識的船經紀那裏寄着。囑付他隨便賣了，或者拆板燒了，也匆匆跳上輪船。只輪船上到處挨挨擠擠，都是避難之人，所以范翰林等一班到得晚的，不但沒有房間，連統艙也擠不進去，只好在艙面上，搭起了帆布的天篷，橫七豎八，安排了一百多人。幸虧彼時是七月下半月的天氣，出口以後，風浪非常平靜。到第二天早上，天高氣清，一輪鮮紅的曉日，掛在浩浩漭漭的淡黃海水之上。那避難人心中，已覺到此境界，暫時十分滿足；惟有王繼英小姐，同着幾家在天津逃出來的，都失了自己親人，便到處心中目中，止有悲哀。馮先生想起了老東的交情，又看着他學生的嬌小可憐，也是納悶。正沒精打采的向海上閒看，忽見有三五個水手，從船尾上收拾完了篷索，向船頭走來。鄭亞四細瞧了一眼，見內中有兩個水手，一個叫做曾兆榮，一個叫做黃興發，都是他看山縣的同鄉，還有些親戚，便立起來喚住了他們。彼此皆意外相逢，各有喜色，問答了幾句，他們皆匆匆往船頭上水手的船裏去了。不多一刻，曾黃二人，又大家拈了一個煙斗，跑來與亞四閑談，講的都是廣東話。亞四是告訴

他們，京城裏的大官，是如何糊塗；百姓是外面的事情，一竅不通；並不知道洋人是什麼東西，天主教又是什麼東西，止是亂叫亂鬧亂鬧禍，中間夾着歹人，反陷害自己的好人。曾黃二人聽了，就一味好笑。曾兆榮說：他曾經在西洋的歐羅巴洲，在火船上做工。做了三年，常常上岸，住在英國倫敦的蘭墨霍斯街。他的堂房哥哥，還在那裏開一個水手館同着一個雜貨店，暗中又賭着番攤。黃興發是到過英國，又到過美國，在舊金山都板街上廣東人所開的洗衣館幫忙，又曾到南美洲去過，在販牛的船上做工，販往南美洲。他們都說：洋東是怎樣怎樣的富足，洋人是如何如何的利害，我們的中國人，真是一班豬狗。不是得罪你們，你看只船上，船底船面，結結實實的壓得滿地，直截是載着一船瘟豬，他們還算自己，都是老爺，誰是先生。你是沒有到外面去過，沒有見過老番們家裏是什麼一個光景，我們中國人的家裏又是什麼一個光景，所以還當着中國人也可以排在人道裏。你若到過外國，便好笑得不得了。現在什麼叫做義和團，除非他們真有孫悟空幫助；否則不多幾天，無論他是翰林道台，師兄師弟，一齊都捉進外國牢監裏去了。據我們看來，就有孫悟空，他是到過西天，恐怕還是幫着老番，不肯幫我們曲辯子，這是叫做天數。亞四雖覺得他們說話一味拍着洋人的馬屁，有些不快，

洋奴